

那个寒假是正文在家里呆得最长的一次，说是呆在家里，其实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。父母白天上班，他连中饭都很少起来吃。母亲下了班，总一趟一趟往他屋里来看他，几次想问又没问，最后忍不住还是问了，他答说累。她站在床边俯下身，“刚多大岁数就嚷嚷累，有什么好累的？”正文恹恹的，翻个身，“歇会儿不行么。”母亲“嘁”了一声，捏捏他的鼻子，把猫放进他房里，从外面关上门。

正文留下的书他大部分都已看过。《包法利夫人》已经看了两遍，正在看第三遍，却还是不明白福楼拜为什么说，“包法利夫人就是我。”因为是他，他才可以那么冷酷地对她？爱玛的很多行为他并不理解，可是看到她死，他还是难过了。看到她死以后，她的丈夫卖掉他们的房子，他的心也跟着碎了。多奇怪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同情的是谁。他的脑子里偶尔会闪出毛榛，她在绵阳湊在灯下揪着嘴唇看这部书的神情，总让他觉得有些不同寻常。好像就为这，他很想理解爱玛，虽然他知道即使他读懂了爱玛，也未必就能懂毛榛。

《情感教育》，他以前拿起来看过几次，可每次都是读到二十几页就扔到了一边。这一次，他再拾起来，似乎没太强迫自己就把它

读到了结尾。他仍然不太喜欢这部小说。弗雷德里克和阿尔努太太最终也没有肉体关系,让他觉得别扭。但是他能感觉到这本小说里有一些伟大的东西,就比如那句“*This is like a vision*”^①,就肯定是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写出的话。他觉得毛榛对于他就像阿尔努太太之于弗雷德里克,就是那个转瞬即逝的“*vision*”。可这个“*vision*”到底是什么,他似乎知道,又不那么确定。就像这个词,他似乎很容易就能把它翻译出来,可真译了,怎么看怎么不像。他现在相信人的一生总要有个叫“*vision*”的东西,不是物质的,不会中和,不会氧化,摸不着看不透。再有人说他“你说你懂,其实什么也不懂”,他也多半不再争辩了。

猫不是趴在窗台上眯眼望天、晒太阳,就是乖巧地卷曲在他的两脚之间睡觉。偶尔他翻身换姿势,它也会站起来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踩着他的腿走到他肚皮上,歪着脑袋看他两眼,然后就地卧下。

他父亲的单位年前给他家装了电话,谭力力给他打过一次,问了问他一天的情况,吃了什么,睡了几个小时,听着他没什么话,便挂了。

那个电话是母亲接的,问他,“谁啊?”

“您见过。”

她一脸茫然,再问正文。正文摇摇头,“您说说,您总共见过几个跟我有关系的女青年,还想不出来?”

母亲一甩手,“想什么,下次你再让我见见不就知道是哪个了。”

正文去外交学院找过冯四一。可是一放假,她就回家了,留在宿舍里的外地同学说不出她家的地址。正文悻悻地出来,有点懊恼地想,北京就这么大,一机部和四机部的宿舍不在三里河附近就

① 大致译作“这是个幻觉”。

在北蜂窝附近,他怎么就从没问问冯四一是住在哪里呢。

王府井新华书店停业装修了半年,春节前才又开门。开门的第二天,正文就顶着寒风赶了过去。撩开石墨蓝厚棉帘的一瞬他便感觉不妙,扑面涌来一股热蒸汽,让他顿时冒出一身汗。赶紧脱掉棉衣,已经来不及了,他在一楼新书柜台前的人山人海里挤了一阵,渐渐觉得冷,回到家便发起了高烧。

父亲给他煮了一小锅葱花清水挂面,他从床上坐起来吃了两碗。母亲亲眼看着他用水吞下退烧药,往他身上盖了两层厚棉被让他躺倒。

眼睛滚烫,迷迷糊糊很黏重,可脑子却很清醒。他想起老柴和陈青,想着明年的这个时候,老柴就不在了;老柴不在,陈青的发廊多半也会关张。这么想着,眼泪顺着眼角汩汩地流了出来。他自己呢?做独行侠的理想多半是没有可能了,这辈子他能离开父母走多远?如果正武活着,他肯定走不过正武。虽然他母亲喜欢正武多过喜欢他,可不知为什么,每次走的远的却总是正武。毛榛呢?要不是又留了一级,她现在也应该跟老柴一样已经要离开学校了吧。她会去什么地方呢?她母亲真的会一辈子不想再看到她么?算了,不想她了。早说了不再想她的事,怎么又想起来?可是,她的手,不知好点没有,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受的伤,伤到什么程度,应该没有伤到骨头吧?就在他觉得脑子开始发沉的时候,他想到了谭力力,想到那次她过敏后肿得发亮的脸,想到最后一次见她,她的丹凤眼淡淡的,再也不像第一次见她时好像跳着一对精灵。唉,她这会儿要是打电话过来,母亲多半会告诉她他病了,那她肯定会马上过来,还多半会带着吃的。带什么呢?苹果派?他好像一下子闻到了刚刚端出烤箱还在“滋、滋”冒着气的苹果香。

这时,他听见父亲敲他的房门,随后低声叫他。他挣扎了一会儿确认不是在做梦,才睁开眼睛。父亲小声说,有同学找你。正文“嗯”了一声。父亲说是女生。正文猜想是谭力力,摇摇晃晃坐起

身。来人被父亲让进屋，正文一见大吃一惊，头脑在一秒钟里清醒过来——是毛榛。他一骨碌掀开被子，穿上裤子下地。身子还有点晃，但他仍快速撩开窗帘，开了一点窗，然后急急地把毛榛从门口拉进他房里，在她身后关上门。

毛榛重重地喘着气，脸色苍白，像是刚刚跑了很长的路，浑身微微打颤。

正文推她在床沿坐下，“怎么了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母亲又在外边敲门。正文走过去，拉开一条缝，从她手里接过水杯。母亲小声问她是不是那个人，正文摇摇头，推她出去，重新关上门。

毛榛又喘了一会儿，然后从肺底深深拔上口气，“没怎么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”

她头上戴一顶浅灰色毛线帽，帽口压得很低。身上仍是那件象牙色羽绒服，手上也仍戴着那双肥大的海军蓝毡毛手套，抱着一个土色帆布包。

“屋里热，把衣服脱了吧。”

毛榛脱下羽绒服。

“帽子和手套也摘了吧。”

毛榛又深吸口气，把帽子从头上拿掉。

正文看见她眼睛红肿，眼角像是有泪痕。“怎么了，哭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毛榛别过头去。她的头发像刚刚洗过，一绺一绺贴在脑门上。

“骑车来的，还是跑来的？怎么这么一头的汗？”

“骑车来的。”毛榛一边说，一边慢慢放下包，取下手套。正文看见她右手中指上仍然缠着纱布。

“你的手怎么回事？”

毛榛把手背到身后，“不小心碰破了。”

“放假之前我在食堂就看到了，怎么还没好？”正文去拉她的

手，她执意不肯。正文见状，便使劲扳过来，取下纱布套，看见那根指头肿了一倍，指甲下面有淤血，指甲正中间有一条细细的裂痕。“在哪儿碰成这样？”

“没在哪儿，就是碰了一下……”

一个念头突然从正文脑里闪过，他“忽”地站起身：“他打你了？！”

“不是。”毛榛低下头。

“那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”

“为什么打你？他人在哪儿？是今天吗？放假前我就见你的手包着，他是不是打过不止一次？你今天是从他那儿来，对吗？”

毛榛摇摇头，“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。”

“跑出来？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要从家里跑出来？告诉我，毛榛，”正文站在她面前，扳着她的肩膀，“有什么你不能告诉我的呢？”

毛榛的眼里含着薄薄的泪，里面蓄着慌张、羞恼和惊惧。她的嘴抿得很紧，嘴角向下撇着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又不肯。正文看着她，看她慢慢低下头，一会儿两滴泪“啪嗒、啪嗒”掉在两条腿上。她从兜里掏出手绢拿在手里。他叹口气，在她身边坐下。“毛榛，跟我说说吧，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帮你呢？”

“不知道怎么说，也不想让你帮什么。就是想到你这儿坐坐，一会儿我就回去。”

“我能就这么让你回去么？”正文有些急，然后缓缓口气，“干吗你老那么倔啊？”

毛榛没有说话。

“说说吧，为什么要这么晚从家里跑出来？”

毛榛沉默了片刻，再拔口气，小声说，“她今天又去我家了。”

“他？那男的？”

“不是，那女的。”

“哪个女的？”

“他老婆。”

正文“腾”地站起来：“她为什么要去你家？她有什么资格去你家？！”

毛榛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，身子向后缩了缩。正文重新坐下，压压情绪，问她，“她去你家干什么？”

“哭。”

“哭什么？”

毛榛没说话。

正文沉默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去的？”

“半个小时以前，我出来的时候，她还没走。”

“那她是在跟你姥姥哭？”

毛榛点点头，“我实在不能在家里再呆下去了，就跑了出来。不知道往哪儿跑，想想，就跑你这儿来了。”

“那男的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大概在屋里。”

正文“忽”地又站起来，拉她的手，“走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我带你找那男的去。”

“不行。”毛榛往回抽手，神色也惊慌起来。正文看着又是别扭又是痛心，他说，“放心吧，我不是去找他打架，你不用心疼他。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心里很乱。我只是觉得现在什么也不能做，这会儿做什么都有可能是错的，以后会后悔。”

“后悔？你的手都这样了，你还没后悔？”

毛榛别过头看着窗户。正文靠在桌边看着她，“要不，这样吧，

我们回学校去找老柴，先听听他的意见。如果要去找那男的，也我们俩一起去。你说呢？”

毛榛不说话。

“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去，好不好？”正文穿上棉衣，把羽绒服递到她手里，再拎起她的包，一下子竟没拎动。

毛榛马上要抢过去，正文抓紧没有松手，打开，见里面躺着把铁器。他拿出来，是一把木把大圆头铁榔头，几乎有两个拳头那么大。“你要干什么？！”他厉声问。

毛榛夺过去，塞进包，抱在胸前。

“你疯了？！你是要杀他，还是要再自杀一次？！”

毛榛的泪一下子涌出来。

“既然你都这样想了，干吗不让我们去找他谈？”

“是我没用。你们谈也没用。”

“我就不信没用。”正文把包再夺下来，“就放这儿，别带着。傻啊你。”

正文拿手给她擦擦泪，拉她，她虽然犹豫着，还是随正文站起了身。

正文的父母都坐在厨房里，见他们拉开房门，马上站起来。母亲笑着想说什么，正文阻止了她：“您们先睡吧，我得去趟学校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”他母亲说，“这么晚了，你还发着烧。”

正文说了句“没关系”，带着毛榛要走。“戴顶帽子啊？”母亲在后面叫道。

“你在发烧么？”出了楼门，毛榛问他。

正文说没事儿。

“要是发烧就别去了。”毛榛在后面站住。

“你是怕我发烧不去，还是怕他？”正文扭头看她。

她仍是叹口气，“我还有什么好怕的。”正文把帽子给她戴上。

那真是个寒夜。在正文的记忆里，他们出门时的温度至少低于零下十度。两天前刚刚下过的雪仍堆在墙角、树根，呜呜的西北风一刮，雪砂满天飞舞，迷得他睁不开眼睛。头皮也像被砂一层一层地刮着，没骑出几步就开始发麻。应该戴顶帽子，他有些后悔没听母亲的话。刚才吃了药，汗还没出透，被冷风这么一激便抖个不停。身上很沉，眼皮仍是烫的。心里也烫。风大，一路上，他没再跟毛榛说什么，只偶尔歪过头去看她。她一直低着眼睛，咬着嘴唇。正文大声地问了她几次“冷不冷？”她都使劲地摇摇头。正文伸出胳膊，搭她背上，推着她往前骑。

将近一个小时后，他们才终于骑到学校。正文让毛榛在下面等，自己跑上三楼，敲开老柴的宿舍门，见屋里正坐着陈青。屋里的空气显然很紧张，老柴端着茶杯，一脸滞闷地坐在对面。正文把老柴叫到楼道，跟他说了大概情形。老柴皱着眉头听完，立即返身取了棉衣出来。“你知道他为什么打她？”正文摇摇头。陈青这时追出来，“是力力出什么事儿么？”

“不是。”正文带着歉意，“对不起啊，陈青，我们有点急事。”

出了楼门，老柴快步走到毛榛面前，盯着她。毛榛被看得很不自在，默默地低了头。

“那女的为什么去你家？”他问。

毛榛仍低着头，抿着嘴喘口气。

“你得说话，你不说，我们没法儿帮你。”

毛榛转眼看正文，正文垂下了眼睛。直到今天，正文仍能清晰地想起毛榛看他时的眼神，就像当年一样，想到的时候，他仍是垂下了眼睛。他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沉默，也不知道当时除了沉默，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。

毛榛再一次深深喘口气，轻声说，“她说我拿了她的东西，让我姥姥还她。”

“操他妈的！”正文小声狠狠地骂了一句。

“那你拿了没有？”老柴仍盯着她。

毛榛咬咬嘴唇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男的为什么不替你说话，反而打你？”

“不是一回事……”

“你可想好了，我们这一去，不是一回事也都是一回事了。”老柴盯着她，足足有一分钟，然后扭头叫正文，“走吧。”

正文那时已经骑在车上，见老柴在前面先蹬出去，便紧跟上。毛榛也跟在他们后面两三米远的地方，既不追赶，也没有落下太多。他没有回头看她，好像有点不敢看她那时的表情。

八号楼是标准的“筒子楼”，楼道里黑黢黢不见一点光亮。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穿过二楼走廊，不时碰上各家摆在房门口的灶具和柜橱。走到尽头朝右拐，才看到微弱的月光。老柴和正文东张西望地辨认着方向，毛榛指指右边，小声说，“头上那间。”

像是有什么感应，她的话音刚落，那间屋的门就开了。灯光泻出来，一个不高却宽厚的身影投到地上。正文和老柴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，“腾、腾、腾”疾步过去。那人反应极其敏捷，他们离着还有几步，他就突然大声叫道：“干什么，你们要干什么？！”

正文不记得是他还是老柴应了一句“想找你谈谈”。那个人立刻往墙角退去，在他们快到时，突然抡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仓猝间，正文躲闪不及，额头被狠狠地砸了一下。他感到一阵剧痛，不由冒了火，一拳打过去。那人趔趄着退了几步，却并没倒下。老柴冲上去拽住他的腿，将他拽倒，拖出墙角。在倒下时，那人伸手抓住橱柜的柜脚。橱柜一阵剧烈晃动，柜门被晃开，里面的东西被晃出来，啪、啪落在地上，发出一声接一声清脆的瓷器破碎声。老柴遇到阻力，刚一放手，那人就腾出脚把老柴勾住，再奋力打个挺翻上来，把老柴压在身下。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扭作一团。黑暗中，正文前后左右地看着，最后瞅准那人的头顶狠狠踢了一脚。那一脚

踢得又准又狠，他以为他会叫，可是没有，只死死抱住老柴。正在这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一只一尺来长的老鼠，没头没脑正好跑到那人和老柴的头顶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慌不择路地从那人的脸上一路蹿了过去。“啊——”那人惨叫一声，同时“噗、噗”地往外吐着吐沫。吐完几口，又突然从老柴身上抽出手，趁正文不备，一把也将他拉倒，用胳膊死死压住他。

几秒钟不到，楼道内几盏灯同时亮起来，各门各户都涌出了人。一个戴眼镜、穿丝绸睡衣的小个子男人拨开人群，低头看着扭成一团、大口喘着粗气的他们，皱起眉头说，“嘿嘿，在这儿玩儿什么呢？”

三人谁也没说话。

“你们知道几点了么？还有点公共道德没有？想玩儿，出去玩儿去！”

三人都没动。一会儿，那人先松了手，正文和老柴也松开，慢慢从地上翻起来。正文看到老柴身上、脸上和头上都沾满了土，再看俯身趴在地上的那人，也像在土里滚了一遍。他拍拍自己的棉衣，尘灰蓬蓬飞起来，楼道灯都立刻暗了。

“嘿！甬在这儿拍，赶紧走！”

人群自动让出条缝，正文和老柴低着头往外走。走没几步，老柴又转回去，冲着地上说，“找机会还得跟你谈谈。”

小个子男人说，“你要谈，也请换个地方，以后少上这儿来，”他皱着眉在后面嘟囔，“还嫌这儿不够乱是不是。”

远远地，正文看见毛榛呆立在楼道的拐弯处，直瞪瞪地睁着她那双细圆的眼睛。他们从她面前走过时，她也没有反应。正文使劲拉她一把，揪住她的胳膊，发现她在瑟瑟发抖。他几乎是拖着她走下楼。

出了大门，骑上车，风一吹，正文立刻感觉额头发紧发热。他摸摸，黏的，是血。老柴说，“真挂彩了？”

正文“妈的”骂一声，轻轻揩掉伤口附近的凝血，鲜血马上又流出来，流进嘴里，他吐了吐。

“下来让我看看。”老柴说。

“不用看，肯定是豁口了。”

“那先去医院。”

他们一径骑车到海淀医院，走进地下急诊室，挂了号，坐在长椅上等。毛榛一直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，一点声音也不出，像是不存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拿出手绢递给正文。正文看看她，来不及理会，转头叫老柴：“身上有烟么？”

老柴从兜里掏出烟，给他点上，自己也点了一根。两个人一起吐出一口烟圈，老柴说，“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了么？”

“好像底下带爪儿的那种老铁锅。”

“这小子真他妈有劲，”老柴站起来，对着窗户猛抽几口，想了想，看看表，“不行，得赶紧把你的伤口处理了，咱们得快走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老柴用眼睛瞟着毛榛，“他们一会儿肯定还要去她家。”

正文“忽”地站起来。

“你想，他老婆一会儿回家，看见楼道里那个样子，又看见她丈夫那个样子，她还能睡觉么？”

正文急了，“那就先别看了，先去，回来再说。”

老柴问清毛榛家的地址，又想了想，“医生如果能在十五分钟之内给你处理好，咱们赶在他们前面就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如果那女的是咱们一走就回了家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返身出来，那我们即使现在就走，也无论如何都追不上她。索性让她去好了。其实，现在我们能赶在他们前面，恐怕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了。甭管怎么着，还是让医生赶紧给你看是正事。”

说着，老柴掐灭烟，疾步走进急诊室。一分钟以后，他挥手叫正文。

“怎么弄的？大学生了吧，怎么还打架？”女医生麻利地给正文清理完伤口，仔细看了看，“得缝几针了。”

“别呀。”正文忍不住小声叫道。

“还怕留疤啊？”医生停住手。

“不怕，”老柴说，“正觉得他长得太没特点了呢。有疤就好了，看着也让人放心。”

“放心，谁不放心？”

“你们哪，你们不放心啊。你们不是就喜欢脸上有皱纹、有疤痕的男人？”

“您别听他的，”正文眼睛看着门口，小声说，“快着点，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求您缝得好看一点，别太丑了。”

“又不是绣花，缝针还能怎么好看？”她摸摸他的额头，“你发烧呢？”

一共缝了五针，在左边太阳穴上方，离眉毛有半寸距离。缝针的时候，医生把体温表塞在他腋下。“真是不要命了。”她抽出体温表，摇摇头，给他做了皮试以后，往他屁股上打了一针。

正文脑袋上贴着纱布一瘸一拐走出来。毛榛迎上去，看看，“哦，疼不疼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

已过了深夜十二点。往回骑顺风，风也小点，雪砂只在地皮上打转。街上鸦雀无声，偶尔有货运卡车载着辘重摇摇晃晃呼啸而过。几套进城的马车“踢踏、踢踏”从魏公村路口缓缓行来，抢在他们前面。大黄马喷着粗粗的白色鼻息。一阵风吹过，马身后的粪兜里扬起一片粪渣，跟着是一股恶臭。三个人加快速度超过去，拐上白石桥路。新世纪饭店的大堂入口仍旧灯火通明，门卫来回地踱着步。再往前，甘家口路两边的居民区和办公楼都已漆黑一片。三个人借着风力向前骑着，都没了话，只听见自行车车轮在马路上“嗖嗖、嗖嗖”一圈一圈快速旋转。骑到三里河一带，毛榛终于落了

后。老柴停住车，正文掉回去接她。接上她，把一只手搭在她后背，推着她往前。

毛榛家的大院十分沉寂。大门像个风口，“呜——”地一下子把他们推进院子。传达室里响着男人嘹亮又均匀的鼾声。毛榛家几个窗口都黑着，楼道里也没有什么异常。

老柴说，“走，去院门口等。”

他们推着车，守在通往院门的小马路和大马路的交汇处。夜深了，风又小了些，却也更冷硬。正文这才发现，毛榛头上的毛线帽和一直挂在脖子上的手套都不见了。她湿薄的头发一缕一缕贴在脑门上，牙齿“得、得”打颤。正文把她拉到院墙后面，摘下自己的手套，想给她戴上。她用力挡住了，“不用，没关系。”他不由分说，硬给她戴在手上。

老柴趴在自行车大梁上，见他出来，问，“没事儿吧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

“是不是有点恨咱们？”

正文没说话。

“恨也这样了。”老柴转了一下车铃，“记住，这次无论如何，不要碰那个女的。估计咱们拦也拦不住，所以，甭拦。”

十几分钟以后，他们远远看见两辆自行车由西面一点点骑过来，不由直起了身像要准备战斗。女人骑在前面，先从车上下来。她个头颇高，穿军大衣，臃肿里也透着苗条挺拔，眉宇间如果不是那股凛然怒气，应该说得上深邃动人。她一眼看见毛榛，支上车就冲过去。正文赶忙闪身挡在毛榛前面。那女人推开他，也不再理会毛榛，转而往院里冲。正文和老柴几步跑过去，一边一个挡住她。

“滚开！”女人大叫，嗓门极其清亮。正文和老柴都有些意外，愣着没动。那女人再叫：“听见没有？！滚开！”

老柴压低声音，“这么晚了，你能不能不叫？”

“滚你妈的蛋！你们这两个流氓，滚开！”她用力拨开他们，径直冲进院子。近旁的楼上立刻有窗口亮了灯。正文跑上去，还想再挡，老柴在后面说，“算了，让她去吧。”

那女人像一头愤怒的豹子冲进毛榛家楼道，随即拳头就重重地擂在门上。

几分钟过后，那扇门“吱”的一声打开，逆光中，一个老人的身影，在一个小个子年轻女人的搀扶下，出现在门口。随即又传来“喵”的一声叫，一只浑身黝黑的大猫跟到老人的脚边。“去把灯打开。”老人低声说。小阿姨跑出来，拉亮楼道的灯。老人的头发花白，披着一件厚实的蓝棉袄，用异常冷峻的眼光打量着屋外的所有人，当然也包括正文。那一刻，不知何故，他心虚地低下了头，突然意识到他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先前满腹的理直气壮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”老人问。

女人一把拉过她的男人，刚才万丈的怒火似乎已被抑制下去一半，“让您瞧瞧，您孙女趁我跟您谈话的时候，领着这两个流氓上我家打了我丈夫。您说该怎么办。”

老人看看男人，又看看正文和老柴，顿了顿，“您要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所以才来问您。”

老人沉下脸，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叫公安机关来处理好了。”她转身进屋，两分钟之后再出来，“公安局的同志马上过来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愿意进屋就进来，不愿进屋就在外面等。要是在外面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影响院子里其他人。”说完，她让小阿姨抱上猫，转身进了屋。女人犹豫了一下，拽上男人跟了进去。老人又转回身，看看老柴和正文。

老柴说，“我们在外面等。”

老人冷冷地低着眼睛问，“毛榛在哪儿？”

“应该在外面。”正文答。

“请你们转告她让她进来。”

正文和老柴在楼前没有找到毛榛。绕到楼后，才发现她靠墙角蹲着，两手交叉着揣在袖笼里，头埋在腿里，浑身在抖。正文走上去，伸手拉她，被她推开。再去拉，仍旧被推开。

不多时，一辆吉普车驶进院。两个警察跳下车，走进毛榛家楼道。他们皱着眉头，看看跟在后面的正文和老柴，“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”又看见从里面出来的男女，说：“行了，有什么话明天一齐到局里去说，现在先让老人睡觉。谁也不许再闹！再闹，后果我不说，你们也应该知道。”四下看看，“是不是还有一个人？”

正文说，“在外面。”

“明天十点，都得到，一个不能少，听见没有？”

老柴应了一声。

警察又转向女人，“你们听见了没有？”

女人也应了一声。

“走，都赶紧离开这儿。”警察说着返回吉普，拉上车门便离开了。

女人悻悻地骑上车，男人这时发现蹲在后墙根下的毛榛，几步走过去，“这是你要的结果吗？！”

老柴拦到他前面，“嘿，别在这儿叫！明天有你说话的地方。”

“说啊，是你要的吗？”

“嘿，没听见啊，有话明天再说。”

“你还跟她说什么！”女人把她男人拽开，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使劲蹬了一脚车子，挺直身子走了。男人对着毛榛摇摇头，神色忧愤地骑上车。

见他们走远，老柴沉思片刻，说，“我也得走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得回学校跟校长办公室的小顾打声招呼，让他明天也去。明

天没事就没事了,要是有事,他能帮咱们顶一下。”

“那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老柴朝毛榛努努嘴,“她怎么办?”

毛榛仍蹲在那里。正文过去拉她,感觉她的身体像遭了电击,一抽一抽地抖。他蹲下身,看她的脸,她的两眼木木地瞪着,牙齿“得、得”紧扣,脑袋像只拨浪鼓直愣愣地摇。正文伸出胳膊搂她,被她推开。他使更大的劲把她搂过来,她也使更大的劲挣脱开,两只手紧握着拳抱在胸前。正文看着她,好一会儿,说,“要不你进屋去吧。”

毛榛没有回答。

老柴在一边看着,问正文:“她是不是害怕了?”

正文没有说话,转身拉住毛榛的胳膊,说,“我们现在要去学校找个人。你还是先回家吧,明天咱们在公安局见。”

“你们去你们的,不用管我。”

“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?”

毛榛使劲摇摇头,“真的,不用管我。你们走吧。”

正文看着她,想了想,一把把她拉过来,推她坐在自己的车后架上。

“干什么? 我不想去。”

“别犟了,带你找个地方睡会儿觉。”

他们骑出院门,骑到白石桥附近,遇到一个公用电话亭,正文停住车。力力睡意朦胧地“喂”了一声,听到正文的声音,立刻清醒过来:“出什么事儿啦?”

“没出什么事,”正文小声说,“这会儿打扰你,真不好意思,有个人想先放你那儿呆几个小时,你方便么?”

“女的?”

“当然是女的,我还能给你送个男的过去?”

力力笑了,“那就过来吧。”

到那里时,谭力力披着厚厚的毛毯,已经等在楼门口。“在楼上看见你们进来,我就下来了。”她说着一眼看见正文额上的纱布,抬手要摸。正文躲着。

“怎么弄的?怎么血还往外渗呢?怎么回事?让我看看。”

正文拿开她的手,“没事儿。”

老柴伏在车把上说,“力力心疼了?我们刚才跟人打了一架,这小子福气好,被锅爪戳了个洞。”

力力“忽”地一下抖掉毛毯,搭在腰间,“谁干的?!”

老柴笑了,“你有本事也让他缝几针,替正文报仇。”

“还缝针了?!到底哪个混蛋干的?我找他去!”

正文把毛毯推给谭力力,“这是我同学,你劝她多少睡一会儿。我们现在回学校,明天一早过来接她。”

“明天去哪儿?”

“得去趟公安局。”

力力问了地址,说,“我明天中班,早点走,把她先送过去。”

正文想了想,觉得可以,然后看着她们进了门洞。

派出所位于月坛北街一片居民楼群里。院落四周,高大的杨树在房顶投下斑驳的阴影。天气依然寒冷,但阳光挺灿烂,照在脸上,脸颊多少软和了一些。

会议室在第三排平房尽左头。正文、老柴和校办的小顾差五分十点走进时,看见毛榛逆光独坐在长桌的端尾。姥姥和小阿姨坐在靠门的一边,另一边是男人和女人。他们对着毛榛坐下。她的脸色已不像夜里那么苍白,但眼皮下浮着重重的黑晕,显然一夜未眠。一夜未眠的自然不只她一个。那个女人也脸色晦暗,深邃的眼睛里仍然流露着昨天的恼怒,却也添了几分凄楚。男人的胡子像是一夜之间发了出来,青拉拉胡乱地扎在腮边和嘴边。只有毛榛的姥姥神色未变,依然看不出是冰冷,还是不动声色。不多

时，夜里见过的一位警察带着名书记员走进来，放下茶杯，随即让每个人报上姓名和身份，又低声对毛榛姥姥说，“您就不必了。”

听完每个人的报告，他歪歪嘴角似笑非笑地说，“都是有文化的人啊。”然后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毛榛，“先讲讲昨天的经过吧。”

毛榛有些惊慌，抬起眼，又赶紧低下去，盯着桌面，半天没有开口。

警察继续看着她，“你要不说话，还上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毛榛咬咬嘴唇，“不知道怎么说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，又不是考试，没正确答案。”

毛榛仍然看着桌面，还是没张口。警察正要再说什么，正文抢道，“要不我说，行么？”

“没问你，问你你再说。”

毛榛拔上口气，缓慢地开了口。她讲的很简单，上来就说正文和老柴不是去打架，但为什么要去，她没有说。她没有讲她与那男人的关系，更没有一句提到那个女人。她没有说正文去医院的事，只说他们从学校出来，他们两个送她回家。讲这三句话，她用了差不多两分钟，然后就结了尾——“他们，又回到我家。然后，你们就来了。”

警察一直盯着她看，让正文怀疑他根本不需要听任何话。等她讲完，他仍看着她，然后转头问其他人还有什么补充。

大家都沉默无语。男人一直低着头，女人的眼睛始终朝着窗外。姥姥的手攥着小阿姨的手，默默地看着毛榛，眼神却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警察说，“好吧，事情不复杂，也没什么处理的必要。打架肯定是不对的，不管本意是不是要去打架，最后的结果是打了，还受了伤，缝了针。”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哂笑——“出了问题，能找组织是对的。”又浮一笑——“组织解决不了，还可以找政府。至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，”他既不看毛榛，也不看那男人，只用钢笔敲敲桌

面——“不受法律的保护。好了，回去都好好反省各自的错误，就这样吧，可以走了。”说着，他拿起茶杯，站了起来。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女人也站了起来，“他们深更半夜去我家打人，砸了东西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警察皱起眉毛，“你还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你们，一点也不处理？”

“你要怎么处理？你丈夫也打了对方，而且对方还有外伤，追究起来，对你丈夫没什么好处。你大概也忘了你丈夫的身份了吧？我倒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好好帮助帮助他，起码给他提提醒什么是为人师表。”说完，警察带着书记员走了。

女人站在那里，紧紧咬住嘴唇。如果不是她额前那缕头发垂下来，遮住了她的眼睛，正文想他多半能在她眼里看见泪花。那一刻，他突然对她生出几分同情。女人僵立了片刻，突然转向毛榛，狠狠地说——“你干的好事！”

小顾用笔敲敲桌子，“怎么着，你还有意见是不是？有意见可以跟你丈夫说。说不通，你再让他找领导啊，我们可以公对公，你就别使劲往里掺和了。”

“你——”女人“啪”地拍下桌子，用手指着小顾，眼泪流了出来，“你还挑事儿是不是？！”

男人终于坐不住了，“哗”的一声朝后推开椅子，大步走到毛榛旁边。毛榛略微一惊，向旁边闪了闪。“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！”他的声音略显沙哑，但仍然动听。屋里立时静下来，几个人都瞧着他们。“我今天只想听你说一句话，我是那么对不起你吗？我是吗？！”

毛榛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手腕上的红翡镯，深喘口气，没有回答。

“说啊，我是那么对不起你吗？”

她抬起头，默默地看他一眼，只一眼，她就又看向别处。可是

那一眼已经落在了正文的眼里，那一眼里有太多的东西，让他恍然意识到其实关于她，他很多都不熟悉。

男人的声音随即低下去，“还有你们——”他指着正文和老柴，“你们以为你们是在干什么？是在帮她？还是帮你们自己？这就是你们能想出的主意？不觉得自己太幼稚吗？！”

正文无话可说，连老柴也只是看了看，没有反驳。

毛榛的姥姥慢慢站起身，走到小顾面前，把手伸给他。小顾赶紧握住。姥姥微微笑笑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转身，冷冷地撇过老柴和正文，走到毛榛身边，拉起她，把她的手拽进自己的臂弯里，又拉上小阿姨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正文看着她们，冬日的太阳隔着大玻璃窗射进来，在她们背后投下几缕光尘。毛榛低着头，姥姥花白的头发挽着髻，一丝不苟地扣在黑色髻网里。她们走出楼道，走过院子，消失在大院另一排房后。那一刻，正文心里明白，他这次是真的失去毛榛了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一过，谭力力就来他家看他，还没坐稳，便伸手去摸他的额头，同时拿出一小盒烤苹果派。正文团着被子躺在床上。昨天下午又打了一次退烧针，可这时温度仍居高不下。谭力力要喂他，他推开了，自己拈一块，放在嘴里咬了咬，就又躺下了。谭力力问他伤口还疼不疼，起身要看，被正文摁住。

她坐在床边，问他到底怎么回事，“前儿夜里那个女孩儿……”

“以后吧，”正文打断她，把手枕到脑袋下，“以后再跟你说。你照顾了她一夜，早上又把她送过去，谢谢你。对了，你的鱼还活着呢吧？”

谭力力挑挑丹凤眼，盯着他的眼睛看了看，站起身，穿上衣服，开门而去。